

十八史略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257
2



文庫 11
D 257
2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秦

後學 臨川 陳 殷

音釋

始皇
于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
 有戾子楚為質致于趙陽翟宅○縣屬鈞州大賈古呂不韋適趙
 見之曰此奇貨也喻子可居言可居積以圖他日富貴乃適秦因太子妃
 華去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韋因納邯鄲
 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
 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二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
 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去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
 復與不韋通王既長張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并別宮
 茅焦臣名茅其姓也諫母子乃復如初○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



48-11119

010190561300

人來仕者皆為去声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
 入逐客客卿李斯上上声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
 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不姓也豹公孫枝於晉并
 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
 惠主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
 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東嶽在
 不辭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秦謂
 黔首謂黑也色也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以資敵國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而
 猶周謂之黎民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而適若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而
 客以業言賢者國之輔卻之則國所謂籍借寇兵而
 資言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伏其官除逐客令去斯楚
 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有韓非者善刑名為
 韓使去秦因上書王悅之斯疾疾而聞謂之逐下吏下吏

罪後下廷斯遺去之藥令平自殺○十七年内史官掌辭
 殺之法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奔王滅
 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
 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戈五帝更庚
 號曰皇帝命為制令夫為詔制者製也帝王制度之命也
 自稱曰朕通鑿始皇既并天下采用御術五德之說以為
 賀皆自十月朔衣服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胡曰九
 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為稱首秦焚詩書坑
 儒士廢謚法罪三族以十月為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
 至於燕皇帝之號用五德之運壤并田開阡陌郡縣天下
 大作宮室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遵用而不改何
 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曰皇帝曰王而止矣非帝則居
 之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為言繼天撫世
 以王為降等而使臣子稱之乎具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
 之謂魯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豈可以此之故謂王甲於
 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甲於
 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於
 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

史記始皇本紀註
 朕我也古上不共
 稱以貴賤不兼則
 可以曰號也後天
 子獨以為稱漢因
 而不改

法除謚

賊考為謚論之忠法除

器銷兵

郡建罷封

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制曰死而以行之於身日行
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行為謚則見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義也自今以來除

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

之無窮愚案胡曰子議父尚非其禮罪不容誅矣

况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臣子所得而稱也考德

行之實衆言命同稱人以謚之則盡人心合天理為万世

之勸戒臣子又安得認我君我父而吝之哉孟子曰暴其

民甚則身殺國亡不甚則身危困削名之日幽厲雖孝子

慈孫不能改也其言蓋謂人君苟得不仁之實則臣子雖

或受之之甚亦不得廢公義而改其謚矣而使夫為人君

者知所審而擇所由哉然則秦人○收天下兵聚咸陽銷

郡建罷封

議其事

廷尉大理卿也

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

以為鐘鐻鐘鼓之附皆用以為飾傘人十二重各千石二

叶斤○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相王綰上等

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

甚衆後屬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

統○他統切也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

異制也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

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泗東南陽南郡九江象

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鐘鹿郡

郡上黨大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

郡黔中長置守尉監也尉丞尉掌佐守者也監御史掌監

也和者○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亦山立石碑頌

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

而祭天禪小既下風雨暴至休息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

秦時爵名或謂封禪善○于梁父山在泰山東遊海上方士

五松為大夫非也見上齊人徐市等上卜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

業頌立石

東游海上

史記卷六

三

報仇

伐長城

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
 浮江至相山在益陽洞庭之南相君廟在焉太風幾機不能渡問博士曰
 相君姓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萬氏曰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
 世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在今河南陽武縣良
 令平力士操平鐵椎擊始皇誤中去副車始皇驚求
 弗得令去並同天下大索生○三十一年更東臘為嘉平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
 亡秦者胡也乃始皇子胡亥之讖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
 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屬鞏昌至遼東屬遼陽延袤萬餘里
 威振匈奴○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
 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

李斯詩書

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
 造謗臣請史官因史院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誦守尉雜燒之有偶遺語詩書
 者棄市殺於市也以舌非今者族并其族所不去去也者
 醫藥卜筮遺書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制曰可從其義則○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
 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
 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
 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去相告引乃自除除罪也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始皇也諫曰諸生
 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通曰皆重法繩之糾治臣男子賤

知司史記註卷之
古所集諸尚書
去之二十日則天
子皆曰可

作阿房宮

故子於父亦通稱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屬陝西，今綏德州。○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主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如字，或音傍。○二也。房，旁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毀，故但号曰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在華表南山之顛，闕以為門，闕為複重也。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漢天極星名。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閣道者，亦星名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庚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見此天下事無大小皆决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衡，秤石秤錘也。以秤稱量。文書日夜决，自有程限。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璧投之，曰：為吾遺鴻鵠池。

趙高蘇扶

陳勝吳

君地在咸陽其神也。明年祖龍死。祖，始也。龍，君象也。○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官問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在大秘也。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賜扶蘇死，載始皇輓輓，車也。輓，車上之有窓，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曰輓輓。中以一石鮑魚亂其息也。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僇死。○陽城縣屬人陳勝字涉，少與入傭也。畔，畔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

二
三

每

父王為自武
老趙立臣
為自廣
王立勝

千勤宿州時發閭左秦在閭里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
 者取貪成漁陽今屬北平勝廣為屯長張上毛猶營會六
 兩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
 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安也有種上乎眾皆從之乃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二人前皆殺死也稱天楚勝自立
 為將軍廣為都尉木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計謂勝大喜
 自立為王號張楚史法欲張大楚國也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郡
 長以應張官掌通奏○謂者周行人也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
 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虜竊狗偷不足憂也上
 悅○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武臣名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官
 使狗趙地師宜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沛屬河南
 州今徐人劉邦起於沛父老爭殺令誅迎立為沛公沛邑掾

沛邦立
公為劉

項李
書羽

田自為自
立僂立廣
王為自
立燕立廣
周立子
市為子
魏立子
王為子
耳為
餘

去漢書參為主吏蕭何曹參吏也何為主吏為去沛子弟得三千
 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入與兄子籍避仇吳
 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
 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
 兵法會稽今屬浙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
 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繡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
 裨副也將時年二十四○齊人田儂自立為齊王○趙
 王武臣使將韓廣畧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定
 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去下其下
 所殺○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項平下秦○秦將章
 擊魏齊楚救之齊主儂魏主咎與周市皆敗死○趙
 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主○居鄴

王敬為

立項梁
懷王

李誦趙高
李斯

為指趙高
馬鹿

論高
可貴不持

項梁

項羽
義斬宋
義破宋

趙高

人范增年七十好去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

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蜂同起之將如蜂群

也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

梁求得楚懷王孫心懷王之孫名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六國

為秦并楚軍無罪故立其後以順民望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

方燕宴同古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

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聞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

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今汝寧府守與盜通且

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歷受墨

大辟腰斬斬罪輕頸刑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

與若後牽黃犬俱出上蔡縣屬汝寧東門逐狡兔豈可得

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父母○中丞相官者曰中後

類皆倣此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駭持鹿

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

或默或言高陰中去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

言其過先儒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

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者孔子之所謂闢天也夫

以鄙夫而欲入富貴其可得乎秦之李斯趙高皆書坑儒

指鹿為馬其志皆欲以奪政柄從耳目以久享富貴為可

樂而不知富貴卒不可恃而覆宗絕祀之機斯在焉嗟夫

後之欲求富貴利達於當世者可不監戒○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

言其必敗有將驕卒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上將

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軍鹿屬

順德府下虜王離等句降秦將章邯章邯馬欣羽為諸

侯上將軍○先是趙高數下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

數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嫪細女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

子立

遺王

沛公

長生

張晏曰在長陵西北臨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蘇子

也嬰既立族殺趙高○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救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

懷主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久慄悍汗猶滑賊慄疾悍勇

不可遣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高陽色屬人

鄰登食異其基謂沛公摩楚漢也所以下騎去士曰吾聞

沛公慢而易與人多大畧也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

公不好去儒客冠晉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渡便曰

獨尿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次入言之曰

人皆謂食其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至高陽傳樽舍

五寸書符其上以為信也召生入沛公方踞仲而坐也床使

兩女子洗先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

道秦不宜居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延生上坐

謝之生為沛公說下陳留滕後常為說客○張良從

去沛公西○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地名在長安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示有繫頸以組示降也降轡道旁蘇氏

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

稱帝止十有五年司馬溫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

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五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殺為官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何哉仁義

不施而文字之勢異也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之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云劉氏出自

周封為杜伯杜子曰溫叔奔晉為士師生士蒚士蒚生

成

史記註劉氏隨魏徙
大梁移在東平里
孟康曰沛為郡

從史記注卷之九

龍劉
顏李

伯缺_缺生_生土_土會_會適_適秦_秦歸_歸晉_晉有_有子_子留_留於_於秦_秦自_自為_為劉_劉氏_氏生_生明_明
生_生遠_遠遠_遠生_生陽_陽陽_陽十_十世_世孫_孫攝_攝為_為魏_魏為_為大_大夫_夫秦_秦滅_滅魏_魏徙_徙梁_梁生_生清_清
清_清徙_徙居_居沛_沛生_生仁_仁號_號仁_仁姓_姓劉_劉氏_氏名_名邦_邦字_字季_季沛_沛豐_豐邑_邑中_中陽_陽里_里人_人
也_也母_母媪_媪老_老之_之孫_孫息_息大_大澤_澤之_之陂_陂夢_夢與_與神_神遇_遇時_時大_大雷_雷雨_雨晦_晦冥_冥父_父
大_大公_公往_往見_見交_交龍_龍其_其上_上已_已而_而產_產劉_劉季_季隆_隆準_準漢書註隆準也而_而龍_龍顏_顏
美_美鬚_鬚在頤曰鬚左_左股_股有_有七_七十_十二_二黑_黑子_子媿_媿寬_寬仁_仁愛_愛入_入意_意豁_豁
飲_飲入_入○開_開如_如也_也有_有大_大度_度也_也不_不事_事家_家人_人生_生業_業及_及壯_壯為_為泗_泗上_上亭_亭
長_長秦制十里一亭亭亭管餘同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
大_大丈_丈夫_夫當_當如_如此_此矣_矣單_單父_父善父單_單州_州人_人呂_呂公_公好_好相_相並同下_下人_人
見_見劉_劉季_季狀_狀貌_貌曰_曰吾_吾相_相人_人多_多矣_矣無_無如_如季_季相_相願_願季_季自_自愛_愛良_良言_言吾_吾
有_有息_息女_女亦生願_願為_為箕_箕帚_帚同_同妾_妾卒_卒與_與劉_劉季_季即_即呂_呂也_也秦_秦始_始皇_皇
嘗_嘗曰_曰東_東南_南有_有天_天子_子氣_氣於_於是_是東_東遊_遊以_以厭_厭也_也當_當之_之劉_劉季_季隱_隱於_於
芒_芒碭_碭唐_唐山_山澤_澤間_間芒山碭山在今芒山碭山之間呂_呂氏_氏與_與人_人俱_俱求_求常_常得_得之_之劉_劉

送徒
驪山

季怪問之_之昌_昌氏_氏曰_曰季_季所_所居_居上_上常_常有_有雲_雲氣_氣故_故從_從往_往常_常得_得季_季劉_劉
季_季喜_喜沛_沛中_中子_子弟_弟聞_聞之_之多_多欲_欲附_附也_也者_者為_為亭_亭長_長時_時以_以竹_竹皮_皮為_為冠_冠
及_及貴_貴常_常冠_冠賈_賈所_所謂_謂劉_劉氏_氏冠_冠也_也劉_劉季_季為_為去_去縣_縣送_送徒_徒徒罪供驪
山_山徒_徒多_多道_道亡_亡自_自度_度堂比及也至_至盡_盡土_土之_之到_到豐_豐杜陵西南西_西
止_止飲_飲夜_夜乃_乃解_解縱_縱也_也所_所送_送徒_徒曰_曰公_公等_等皆_皆去_去吾_吾亦_亦從_從此_此逝_逝矣_矣徒_徒
中_中壯_壯士_士願_願從_從者_者十_十餘_餘人_人季_季被_被酒_酒猶言夜_夜徑_徑澤_澤中_中有_有大_大蛇_蛇當_當
徑_徑季_季拔_拔劍_劍斬_斬之_之後_後人_人來_來至_至蛇_蛇所_所有_有老_老媪_媪也_也哭_哭曰_曰吾_吾子_子
白_白帝_帝子_子也_也今_今者_者赤_赤帝_帝子_子斬_斬之_之因_因忽_忽不_不見_見後_後人_人告_告劉_劉季_季劉_劉季_季
心_心獨_獨喜_喜自_自負_負諸_諸從_從徒_徒下_下者_者曰_曰益_益畏_畏之_之陳_陳涉_涉起_起劉_劉季_季亦_亦起_起
兵_兵於_於沛_沛以_以應_應諸_諸侯_侯句旗幟昔_昔未_未帝子北楚_楚懷_懷王_王遣_遣沛_沛公_公
破_破秦_秦入_入關_關降_降項_項秦_秦王_王子_子嬰_嬰既_既定_定秦_秦還_還軍_軍霸_霸上_上悉_悉召_召諸_諸縣_縣父_父
老_老豪_豪傑_傑謂_謂曰_曰父_父老_老苦_苦秦_秦苛_苛也_也何_何○細_細法_法久_久矣_矣吾_吾與_與諸_諸侯_侯約_約先

斬徒
劍

三約章法

關羽入

沛公擊羽

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度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言抵罪未知名曲直盜賊有少罪各不可預定故凡抵何罪也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此謂家好為得天下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是

關或說沛公守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水出華川渭南縣驪山焉公期且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百萬谷東北流經戲亭入渭期且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豐縣在彭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乃高祖之創業規模也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叔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具告因要同伯入見沛

羽為伯項

鴻門羽

沛公擊羽

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伯許諾曰且曰不可不蚤早同古字通用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六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公且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師古曰動舉所佩玉玦佩也如不連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羽從人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撞入直入項王曰

樊沛
不危
辭酒

沛公
謝羽

沛公
謝羽

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

羽
子嬰
楚人
沐猴
冠
尊懷
義帝
羽自
立為
霸王
公沛
王為

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

五聚東

韓信

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願太子王上平去聲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人叔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
 就國以何為丞相○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聚於初淮陰縣屬淮安韓信家貧釣
 其次乃沛公與王之兆也○城下有漂鰲繫以票母見信飢飯上信信曰吾必厚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蘇林曰如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屠肆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
 長安同大好談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我不能出我勝
 讀如勝也○下信熟視之從爾出胯下蒲伏明入○本行
 兩股間也○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水出唐州桐柏縣桐柏山
 信從之又數期下以策干也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平
 粟都尉官掌治藏穀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即漢

蕭何

信壇

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入何已數言王不用即
 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謂
 的也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千數
 上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
 必欲長王蕭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
 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去公以為將何
 曰不置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
 如河聲去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且禮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
 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萬二千
 為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使各效我留蕭何收
 巴蜀租給軍糧食引兵從故道通葭州出襲雍去王章

項籍
陳平

陳平
周勃
將受
金諸

邯鄲敗死塞法王司馬攸翟宅王董翳皆降○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中○初陽武潁陽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家為里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主各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主拜為都尉參乘典護軍監也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王其中未必有也有也飾冠以玉則外見美而中無德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命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法也今有尾生即微生高孝已子有孝行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

董公
許王
義帝
發喪

之雖
水

新城地名三老官名史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董公遮說遮道而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音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法剛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內之土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漢王率五諸侯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殺王印貢父云張耳此時無兵蓋陳餘也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郡屬河南項羽所都而沛郡也叔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亦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南府陳留縣東經雍至應天府入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入會大風從西北起折古木發屋揚沙石晝晦

太公
所獲

蕭何
調兵

韓信
擊魏

信耳
擊趙

信出
背水

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異其基，審姓也，從去太公呂氏

間，湘行遇楚軍，為去楚所獲，常置軍中為質，致漢王至榮

陽，鄭州，即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榮陽

漢軍，復大振，蕭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

施行，計關中戶口，轉去漕，曹又去漕，水運也，調去兵，未嘗之絕，張

蕭何佐高帝定一代之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何

守關中，營繕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也。故也

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魏王

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也。

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柏直名為大將，王曰：是口

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伏兵從夏陽，屬以木壘，營渡軍

通鑿注以木柙縛壘，以渡襲安邑，屬虜豹信既定，魏

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木

王會於榮陽，王遣張耳與俱。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第

大抵如秦秦人先換咸陽以

攻之，策先滅韓魏，次及楚趙燕齊，以一天下。高祖始居巴

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

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後難，先小而後大，先

換形勝而後追取。○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刑在

威州井口，趙主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夫謂餘

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軌謂並行也，騎去不得成

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湘道絕其輜重，足下

深溝高壘，累上○軍勿與戰，彼前不得闢，退不得還，野無

所掠，器也，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

不用奇計，信間知之，知其不用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

止，息夜半傳發，起發輕騎二十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

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

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且建大將旗鼓，鼓行而

行。

陳餘

廣九何
歸王九

食其
請刻
大印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作棄鼓旗走水上
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殊絕也謂趙軍已失
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
餘禽同擒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澤
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也得李左車解縛入房師事
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隨何說九江
王在王黥布楚將也畔叛楚歸漢既至漢主方踞床洗先
足召布入見現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帳御食飲從
去官皆如漢王居句又大喜過望過於已○酈食其說漢
王立六國後王曰趣促下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告良
良曰請借前箸為去大王籌也之遂發小難去聲○一日

史記卷四十八
陳餘彭越張敖
武王討封其後
亦起者度能得
封之頭也今陛下
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也

從張
良計

陳平
以間

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
二曰武王入殺表商客間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
乎三日發鉅橋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
殺事已畢假車馬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五
曰歸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
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七其八即下文天
下游士楚惟無其七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木王
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
木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言楚之疆六國復撓亂
而從之木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擊
食吐哺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幾幾敗乃公事乃幾
公漢王令平趣促鎖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
自謂也令平趣促鎖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
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梗○骨鯁四支曰鯁
鯁之臣亞父輩數人爭行間並同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
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

楚信

請骸骨歸疽發背死○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

誑居死也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項楚

人皆之城東觀句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

洪王軍成阜地在孟津界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

韓信軍句令去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王牧榮陽據

敖倉山名秦於此築粟塞色成阜之險王從之○酈食其

為去漢王說齊主田廣○案酈生有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之語下乏蒯徹說韓

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去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

酈生伏也悲軾掉調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

○漢嬰楚皆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禁兩城而相對名羽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

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

食其

信其
齊其
太欲

之數罪

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

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調戰二人獨較勝王曰吾寧

關智不關力因數上羽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汝罪一矯殺

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二燒秦宮至掘始皇冢私其財罪

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仇秦子弟新安二十萬衆罪六

且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

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十約不信

天下所不容大羽大怒伏弩射石王傷胷○楚使龍且

並同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

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維水出密川水維水維水維

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

且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張

良陳平躡足以踰之附耳語良平自相附耳而言有漢王

良平

韓信

武說
信

羽太
公歸

張良
請與
信地

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印立

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

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社如字我推

平食食社音嗣我言聽計用我倍謂之不祥雖死不易亦

崩徹亦說信有相君之面不遇封侯相信不聽○漢立黥

布為淮南王○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鴻溝即今官渡水也以西為漢

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

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惟

患也王從之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是既和而即背

報君父之仇奚○五年王追羽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

固始屬淮陽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

兩人通鑿張良請取睢陽以北王彭越王從之皆引兵來

黥布亦會羽至垓下垓在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

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漢軍而為楚人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愛

舞虞起舞悲歌慷慨慷慨泣數行枕下其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難色日難不逝騅不逝兮可奈

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白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

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去八百餘騎並下中潰圍南出

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縣屬和州乃有

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

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去下

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平諸君知之皆如其言通鑿云

○張良何史記曰夫人和注大漢共已略地四方楚歌之全言云才五賦之何聊生

四皆
楚面

項
之戰

項羽 死 魯 守 禮 義 國 禮 漢 王 帝 位

將二將尉殺數十百人諸將皆伏於是欲東渡為江東浦在亭長鐵船向岸鐵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去願意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今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評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平項王還馳入齊立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主王淮北都下都彭越為梁主都定陶漢王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微也微也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扶運籌帷幄在前日惟之

小學紺珠三曰
後十人曰光倍英
曰賢萬人曰倍英
曰聖○德萬人者
謂之倍德十人者
謂之家倍倍者謂
之係子

三維綱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知乎房張良填鎮也國家撫百姓給餽餉餽餉去不絕糧道吾不知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知韓信此三人者皆今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禽也群臣悅服○故齊田橫齊王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鳴山在水上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擊兵誅橫與二客乘傳專去也至洛陽尸鄉自到以王禮葬之工客自到從之五百人在鳴中者聞之皆自殺○初季布為項羽將數明窘迫也帝羽械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斃也鉗鉗平也以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本傳云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遂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言布許之延鉗鉗布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名也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陽見滕公夏侯曰季布何罪

新丁

巨谷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驥下胡南
 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即
 中突通皆一時之烈夫昔能以身殉王有死無二惟賢
 君故能唯至公之心不以私怨○丁公母布為項羽將嘗
 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通鑑註與
 丁公乃還旋至是謂見現帝以御軍中曰丁公為臣不
 忠使項主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彼為人臣無毋效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國羅豪傑招士納教亦已
 多矣及即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
 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無不為臣苟不明孔義以
 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微大則則國家其能久安乎
 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魏一人而千
 力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
 矣○齊人景敬後賜姓敬列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

下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障
 下案秦之故此搃也○天下之尤刪○說文而附也○其
 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
 轂函右隴隴關在焉蜀阻三面而守句敬說字是也
 上即白西都關中胡曰上起兵五年歲無寧居破履山川
 思安逸之時也幸關洛陽未及挽駕聞故陳入長安之計
 遠問群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改夕嗚呼其明於
 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違服如此其成帝業宜我光武征隗
 囂下隴右還京師又六白潁川盜起聽冠恂之謙即往鎮
 撫之彙有勳意可謂○留侯張良謝病辟聖教道
 能繼祖武光前烈矣○留侯張良謝病辟
 下食靜居行曰家世相韓韓滅為去韓報讎今以三寸舌
 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遊耳赤松子古仙人号也○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猶
 子房之明辭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說矣然其欲從赤
 松遊者其智可知矣夫功名之除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

張良

所緣有三傑而已淮陰謀策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蕭人問等功各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良少時於下邳屬徐州謂橋曰圯上遇老人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擊也之憫其老乃下東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社北穀城山在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望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六年人有上赴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防圍孺子耳上問平平危之曰古

信會

論高

部功

有巡守將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如字又音蒙○楚二罪各降江南北連巨會諸侯於陳因會離之丁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至陳信上赴謁金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發免死走狗烹新音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諸去也繫以編赦為淮陰侯陳曰高帝得天下幸蒞許之言盡出於陳平故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上嘗從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辨薄莫切也上笑曰多多益辨何以為去声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剖符封功臣贊○邑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

蕭何

張良

堅甲銳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

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及居臣等上何也本傳元上曰諸君

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上已封

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樓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

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下同取天下今所封

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

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

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臣名雍其姓

以豐而齒良曰忘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方本作冰邑

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

侯吾屬無患矣且其知无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

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

謝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

納忠以變後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積忌

之諫國家无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詔定元也

功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噲生酈商夏侯嬰灌

達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聲殿入朝下同不趨○尊太公

為太上皇○帝懲澹也秦苛有法為簡易異群臣飲酒爭

功醉或疾呼詈拔劍擊柱叔孫通姓名叔說上曰儒者難

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

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

與弟子百餘人為絃索子劣切○東萊野外習之全書注

通捨抱鼓而定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

謁者治平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品秩以次奉賀

莫不派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酒日御史御史之官有七

叔孫

長樂

匈奴

陳平

劉敬

呂韓

見禽

前詔

大夫曰中丞曰侍御史曰治書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
監察御史謂之七貴此蓋殿中侍御史掌供奉正班列者
也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礼者

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一作奉常

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匈奴冠遼帝自將擊之聞冒又

書曰秩宗即其任也○匈奴冠遼帝自將擊之聞冒又

墨頓又單于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

然也冒頓居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各上悉兵三十萬北

逐之至平城大縣屬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去圍帝於白登屬

大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間謂厚遺去闕煙氏支○單冒頓

乃解圍去平從去帝征伐凡六出奇計其計頗秘世莫得

雲夢與蹇足附耳語行間楚君臣以惡輒益封邑由戶

更曲○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委敬傳庶

逆侯○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委敬傳庶

子亦名公主非公主而名曰公主妻○十年代王

高帝第三子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

人第上變告信陰與豨豨謀史其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

也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

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夫兒女子所誅遂夷

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帝起漢

南滅楚大抵漢之得天下者皆信之功也觀其罪武誅之

說云豈有反心哉而高帝用詐謀禽信於陳與言則有之

矣然信亦有以取之焉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

帝固自取信之心矣大史公曰韓信李道謙諫不伐

不務出此而謀畔○十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通鑑

聞信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曰至曰秦失其鹿喻天下

信言恨不用蒯徹計遂詔齊捕之至曰秦失其鹿喻天下

下共逐高材疾也捷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陞

下也本傳有狗各吠天下欲為評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

非其主之諾

梁太僕告

拜陸賈大夫

陸賈新布

以牢太

以湯沛

上欲

能耳又 可盡烹邪帝赦之○梁王彭越 大僕官名主正

天子九卿告其將扈各轉勸越反上使入掩讎越囚之反

形已具赦處梓蜀呂后曰此自遺惟患遂誅之夷三族○

遺陸賈立南海屬州尉佗為南粵王佗稱臣奉漢約

東也佗通佗也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事故曰賈歸報拜

尉佗嘗自僭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約也賈歸報拜

太中大夫文資三品曰賈時前說如詩書帝罵之曰乃公

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評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

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為誅我若下同書通鑑無

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

號曰新語陸曰高帝平生未嘗○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

信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

○十二年帝破布還過下魯以太牢具牛羊豕祠孔子

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酌樂也上自歌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林氏曰

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共守之也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

為湯沐邑史云賦湯沐邑謂以其○初戚姓姬有寵生趙

王如意呂后見疏疎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已紀欲廢太

子而立之群臣爭辯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註要張

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

四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唐史註東園公姓

中夏黃公姓崔各廣居夏里用里先生姓周以上嬖侮

名術居用里綺里季無註不敢強為之說

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

卑詞安車固請且來句至以為客時疑備從去歸入朝給

卑詞安車固請且來句至以為客時疑備從去歸入朝給

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酈下太子後置酒，太子侍。句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如字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去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尊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蕭何以長安縣屬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也，請令平。民得入田治之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詳見通鑑○上擊布，中流矢，飛矢日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必上

下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必上

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必上

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上崩，葬長陵。咸陽在為漢主者四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食，燬以。其

飲之，立死。殺趙主如意，斷戚夫入手足，去聲。眼，輝，詔音

切。○灼也。一作熏。以耳飲，去聲。瘖，音。藥，使居廁，漢書作鞠

也。中命曰：入彀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二年，蕭何卒。齊王肥高帝相去聲下。曹參令平舍人趣，促

為裴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為相國。一遵何約束，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被亦音校。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事也其清淨，民以寧壹。○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

趙呂后

曹參

之蚤歌

惠帝崩
呂太后臨朝稱制
諸呂

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太尉○帝
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後字美人子以為太
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三年太后議立諸呂為王王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刑到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擊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詳見通鑑本紀○胡
不如平勃固也雖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
何且平勃何以知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列國
之功可以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夫太后有議陵不
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
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諸呂張釋之風諭
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何意其罪甚大而啓大
后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也日平勃安
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
正至裁言乎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立恒胡更切
王義為帝改名弘亦名佗人子為惠帝子者也○八年太
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大尉勃不

語人之
義當
以王
正陵

左祖
氏

立代

漢氏
夢龍

文帝
不受
千里

能王兵平勃使鄒奇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去
曰為去呂氏者右祖為劉氏者左祖軍中皆左祖召朱虛
侯劉章齊王子與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悉捕諸呂
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向讓者三
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
帝
孝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龍曾遂生帝帝立尊為皇太
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
馬者帝曰鸞旗旗上有鈴也在前屬獨同車在後吉行日
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
馬與道里費非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去聲四方毋無
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下

平對獄問

薦吳公

張釋之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司農卿也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內親存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河南府屬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中大夫○陳平卒○二年賜猶免也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渭橋非一此有一人橋下走乘車與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出稱警入言蹕也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

乘環當

尺粟布

大短賈

賈誼

也一傾積平○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去聲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句得獲之捕下廷尉治評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供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評愚民取長陵一抔掬也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六年淮南厲王長加字帝第帝第謀反廢徙死廢王徙而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也也之後封其四子為侯案筮蹄封安為韋陵侯勃為安陽侯○匈奴冒頭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句大臣多短之漢書云陽侯馮敬之吳沙臣在潭州王史注云是上以為長沙王吳芮之玄孫差襲為王者非屬盡言之景帝子大傅徙梁王筮蹄云文帝大傅上上同誼誼也

殺薄昭

刑除肉

稅除租

曰方今事執同勢可為去痛與者一大率言他日諸侯可為

流涕者二置一言朝廷而奉養夷輕重則可為長太息者六

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体經制下定三

言當輔導太子審定取告優禮大臣又三段無考○十年

帝勇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哭之昭自

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三年木倉令去同淳

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紉繫女各平也上書曰死者不可復

生刑者不可復屬謂漸其股髀不可再連其願沒入為官

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通鑿文帝詔除肉刑丞

當免者五百其城且春當黜髮者鉤城且春當劓者皆三百當止

下吏安其官民衆其業禁罔流關刑罰大省焉○陳曰以

一女子言改數千年帝王之典非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

○是歲除田之租稅胡曰宗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

于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絲繒之奉復數

為患深入寇盜候騎至雍其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

命時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且不至充

益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

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七絲履革錄所幸

夫人衣不曳地帳无又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

民間是效流傳因老以及遠近莫用奢侈之習則如何而

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如導使達惠者納君於荒

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十六年方士新

垣平為上大夫言於上曰新垣平使人持玉盃闕下乃先

有獻玉盃者刻曰人主延壽上受獻嘉之於是始更以十

七年為後元年以平為上大夫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詐

也遂下更○後元年平以詐伏誅見○六年匈奴寇上郡

雲中今郡屬山西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營在劉禮次也亦名

霸上徐厲次棘門在關中以備胡上自勞去軍至霸上及

棘門軍句直馳入大將以下騎詰聲下送迎已而之細柳

不得入先馳曰先驅導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

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下如字持節下相重如竹

細柳軍

細柳

營在

劉禮

次也

亦名

霸上

徐厲

次

棘門

在關

以備

家足給

節也凡以王命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
來必持節以為信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
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間軍兒戲
耳○七年帝崩在位二十三年當紀四年宮室苑囿又車騎
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
中茅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去聲也卓也綰所幸慎也
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下先吳王高帝兄仲不朝賜以
几案屬所杖賜几杖以愧之事見下張武受賂金錢更貞
加賞賜以愧其心乃發御府金錢賜之專以德化民當
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
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葬霸陵即霸太子即位是為孝
景皇帝

尊文
帝為宗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
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不世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
帝者太宗之廟周曰世室制曰可○帝為太子時朝也
錯醋為家令去聲○官主皇太子得幸太子家號為智
囊喻其智帝即位錯為內史數同請闕空也言事輒聽
寵傾九卿太常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法令多所
更庚定○初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
飲句博讀爭道也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蔡同音第兩
後之薄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也文帝不忍及帝
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反亟急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評公卿列侯
宗室雜議莫敢難去聲○林曰置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
宗室雜議莫敢難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

諸請
侯削錯

反七國

擊亞夫

上謙意

休與祭掃

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轉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无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龜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上書又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傳胡亥其所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資苟不得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无所不至誼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兵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日以轉局爭道之故而殺之其為太子也殺其親戚而无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誼欲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龜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事乎龜錯又言楚元王交子趙王方高帝有罪削一郡趙削常山膠西齊王肥第五子有殺削六縣及削其會稽豫章今南昌府書也國在膠州有殺削六縣及削其會稽豫章今南昌府書也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王雄渠齊王卬菑菑同川王肥第四子國在齊南王辟光齊王肥菑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即有緩急周亞夫直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

十六將軍名詳往擊吳楚龜錯奏與衣盜吳相去○不善盜言獨有斬錯復伏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嬰同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亞夫後為相封條勃海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不與快通志非少主臣案通監初上廢栗太實太后欲以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諫阻其事後匈奴為王徐盧等降上欲侯之亞夫諫不從遂謝病免相卒為夫人誣告下獄歐吐血死○血死滕官器連汚亞夫入廷尉不食○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巷見上鄙為鄙家廩使愈在野曰廩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京大帥象也之錢累上鉅萬貫繩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也充溢露積曰露積於外紅腐

小學句讀諸古者千
百家若問同在此卷
若之字曰曰曰曰曰
百家之字曰曰曰曰
序國謂天子及諸侯
之節也曰曰曰曰曰
也曰曰曰曰曰曰曰
曰曰曰曰曰曰曰

年始
号有
卒賢
良董
仲舒

不可勝升食為吏者長與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有倉
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聲去犯法犯謂不然而固固謂同同謂民富或至
驕盜兼并之徒武斷去曲曲謂威威謂網網謂於於謂曲也宗室有士
也公卿以下奢後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通鑒自是之
後靡外接夷狄天帝崩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元三
下蕭然財力耗矣武帝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元三
年太子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年有號始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邑屬董仲
舒對曰事在強平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
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
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和氣奸犯也其間是以
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也諸福之物可致

則更
治善
化

大教
本原

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也諸福之物可致
祥莫不興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去高而恩厚知智明而
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更同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
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
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子
之孝曰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
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率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且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
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春秋書統統也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去臣愚以為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

東甌諸國內能乃
悉舉其衆來處於
江淮間
○微行史記始皇本
紀注云若微行
治故曰微行

為不為
治在治
多言
林起苑上

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去声。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鬱而未彰。太李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李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其言卓然可用。亦畧施行之矣。至於人主身上事，仲舒言之亦足切。然強勉李問正心以正朝廷，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薄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君從諫則聖，惟厥依居念終始，典于李監于先王成憲，此數者皆人主所欲急聞也。仲舒之言与此何異？武帝分明異其言，以為大賢然而利。愚之心已萌，不勝其說耳。仲舒何亦哉？戴曰武帝之於儒術，陽苦其名而陰諱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各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述。○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欲其安也。東甌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三年閩民越國在福建，其君嘗帥百擊東甌。國在遣使發兵救之。徙其眾江淮間。○帝始為微行，起上林苑。戴曰後世人武帝始古之人君，何嘗有微行之事，以趙武灵王、衣胡服騎射，猶失人君之弊。况居天子之尊乎？武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哉？萬一有不測將何以處之？其視文帝不與焉。詔齋殿在前，馬車在後，之語大相遠絕矣。○陳曰武帝不道甚於秦始皇，始皇惟是公道。○五年置五經博士。掌各治詩書易。○六年閩越擊南越，遣王恢等擊之。○元光元年初，令去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二年方士李少君見現上，言善為巧發音中。去声。謂發言祠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用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土神安龜龜大洞鍊真經云：用砂鍊之。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一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遂蒙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善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琊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庚來言神事矣。○上用大行人。如字。周禮大行人，小行人。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郡屬山西。今朔州。旁谷中，陰使如字。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

置五
經博士
初舉
孝廉
李少
君巧
發音
中

王上
王恢
擊匈奴

唐蒙
南夷通

司馬相
通西夷

公孫
弘對策

待命。
待價而沽。

○唐蒙上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

長寧屬漢建為郡通鑿註夜郎者初有女浣於水
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声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
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

亦西夷國武帝開以其地置汶山郡置郡縣西
帝開以爲沈黎郡

至沫水平微外下流未詳若水微外下流未詳南至犍

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承也次續食隨官司令平與
計偕荊川今微陽公孫弘對策曰

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犍也為第

一待詔金馬門荊川今微陽固年九十餘

亦以賢良徵弘及頗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六年初算商車起商賈車稅之稅陳曰

○匈奴寇上谷遣將軍衛青等擊卻之○元朔元年主

父惠也偃上並下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

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

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即中是秋匈奴入寇

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屬其
州○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縣侯上方與功業弘

箕商
車

公孫
弘封侯

以衛
青為
大將
軍

為大將軍○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等六將軍

軍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

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擊匈奴夏

蘇建李沮公孫賀擊之通鑿云得禪五十餘眾男
李蔡李息張次公女萬五千餘畜數十百萬還以青

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擊匈奴夏

張騫使西域

舊本支字有至字

誅成軍

西域始通

南越

再遣○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去西域通滇國滇國在西

夷本楚莊王弟莊騫為國於此○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武帝資

日驃騎擊敗并匈奴過焉支西國在祈連山○五年南巡江漢至秦

○匈奴渾邪平王降並同下置五屬國存其日号而屬於漢故曰

屬以處其衆○三年匈奴入右北平今平涼府定襄郡西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

病封狼居胥山在北荒之地○通鑿封狼居而還○元鼎

二年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誅初少翁劬上作其

致天神居歲餘神不至伏誅○西域始通置酒泉屬其肅今武威郡屬

其肅府○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方士五利將

軍樂大以詐誅○六年討西羌地志云岷北等州以西皆元

帝登于臺

帝如

朝鮮

初曆太

伐大宛

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通鑿註

丞來臣服之○帝如緱氏邑屬河南或登通鑿中嶽嵩

在河南府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善肅然泰山下

復東北至碣石山在平梁府縣城而還○滇王降置益州

郡屬四川今○三年擊樓蘭西域虜其王擊車師西域破

之○朝鮮鮮在遼東降置樂浪郡臨屯郡玄克徒真番

音聲郡○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五年南巡江漢至秦

山增封○六年擊昆明西夷種名有滇池方一百里武帝

○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作太初曆

以正三代尺上奇政至秦為歲首用夏○遣李廣利

伐大宛在西方不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白

于使蘇
單武

牧無
人

捕持繡
盜衣

事巫堂祀
作盞明

奴大入破塞外城障漢制每塞要必別築城置人守之謂之侯城障也○大發兵

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四年匈奴單于使

使上去如字來獻○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

欲降之幽武置大窖藏也○地中絕不飲聲食武齧雪

也雪與旃俱毛并咽吞也○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

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曰羝乳乃得歸乳孕待言待焉主角釋燕丹也○二年遣李廣利擊匈奴別將李

陵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聲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

起遣使者官掌察察吏充即今提刑使也衣繡衣持斧鐵將捕得斬二千

石太守碑以下○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

帝東巡琅邪郡屬山浮海而還○四年東巡祀明堂

在泰山趙氏曰周天子巡守朝諸侯之處修封禪善○征和二年平蠱事作

輒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指射即藥毒害帝如甘泉

宮是以江充為使者治平蠱獄掘太子宮云得木人尤

多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初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

輒埋木人祭祀之至是武帝晝寢夢大太子據名懼使客

佯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也告母衛皇后發中殿車載射

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漢以

兵疾風三輔兵丞相劉屈氂入殿理將之太子亦矯制許為發

兵逢至湖縣名未自經也死後有高廟寢即帝之廟田千秋

上上書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答上悟曰此

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

下聞而悲之○三年匈奴寇五原今豐州酒泉遣李廣

田千秋
書上

下深既
詔陳往
光詔
大子

武事
極

無幕
南王
連受
置城
降

利擊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侯神人者○以田千
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輪臺西域國名按支渠
舉國先發步兵七千
此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在扶風
蓋屋
昭烜赫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
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
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上維材木畧承文景
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惟平城之憂思如齊襄
公僕伏九世之讐襄公九世相哀公嘗為桓侯所蓄而數
襄公八年遂伐紀而復之
並同征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以漢之
南無匈奴
匈奴斥廣也○開地立郡縣置受降城取受匈奴未降之義
東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
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
東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
城在榆林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
即五原也

內事
土木

賣武
功爵
造幣
皮幣
白金
輸法
平均

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建柏梁臺在長安城北關內
舊云因以香柏為
梁而作承露銅盤高二十丈大七圍曰罍罍上有仙人掌
取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謂可長生以方士公孫卿言
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蜚廉神禽百通夫莖卿承
謂置其像於館上
露也臺作首山宮莖蹄云首山屬河東蒲坂一云
龍首山在關中作宮其下因各作建章
宮在安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摧上北太液池中有
獸闌也
漸尖○取水出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也南王堂壁門玉
漸漸漬之義
為飾故立神明臺自鳳閣以下至此
昔在建章宮內作明光宮在安皆極
日壁門
後廢數巡幸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元通
六年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贖罪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九千三百餘金造鹿皮幣
白金幣以回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
幣以回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桑弘羊孔僅之徒作
均輸平準法
均輸平準法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也平準者

見以級
憚賊黠

蕭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興利以佐助費
 商大賈无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
 非置監官主督權鹽筭舟車上造絡民錢一網千錢蓋
 云千錢出善二十也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也輪臺一詔
 一錢則取稅二十也漢幾不免為秦往之悔則幾與秦無異而敗矣所用
 丞指初惟田蚡黃輪專也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
 欲除更後皆充位而已除授官也盡未猶言盡乎未盡乎
 充位謂備身也○林曰自此之後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
 武帝遂攬權綱不假借於臣下矣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
 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
 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
 等有罪亦不貸假不寬也其間卜式兒俱寬之屬亦以長者
 見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也京師為東海郡
 淮西州守好清淨卧閣中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為九卿

內欲而多
仁義施而

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而矣堯舜禹湯文武
 則无欲者也自餘賢王則能克己空欲者也齊小白晉重
 耳之徒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所謂欲者或稍或色
 或貨室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畫圖畫以為文或開
 工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希慕神仙以為高
 雖汚索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後志慮荒廢政理雖勉
 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正
 民行以其无實也是故入君莫大乎躬身脩身莫大乎寡
 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上怒罷朝曰甚
 矣黯之顛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
 淮南厲王長之子文帝六年安繼封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
 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上之蒙直取其
 物黯嘗拜淮陽陳州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
 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補其遺失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臣社稷
黠

○國家事身引
社稷臣云

招選
異智

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為之去。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臣師坐為起，踞廁者輕之也。如黯不冠，不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漢書莊助傳：帝朱買臣，吾立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在左右也。莊助買臣也。吾立，壽王也。司馬相如也。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在左右也。莊助，方朔也。枚皋也。終軍也。皆臣姓名。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舉不報，持論聲好，去聲。諛也。諧也。和。上以俳，非優戲也。難馴畜之。朔嘗語上，前侏儒，讀以為上欲殺之。句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欲死，臣朔欲死。伏日，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曆忌釋云：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旧制嘗以此日賜百官肉。賜肉，曼朝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聲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去。

東明
方研
君遺

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自季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欺我耳。節食服藥，差。楚巨切。可少病而已。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披書之禁。禁，人挾書至。惠帝始，文帝已廣遊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漢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實，自經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鳳、芝房、寶鼎，皆為樂章。董之郊廟，武帝嘗禱五時，獲白麟、車東海、獲赤雁、車其泉芝、草生九莖、連葉、華陰、得寶鼎、乃作白麟、朱雁、芝房、寶鼎之歌。于郊廟以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周殷之風焉。帝壽七十，十一而崩。葬茂陵。在安西府北。太子立，是為

代有
文三
章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七

孝昭皇帝

名弗陵母鈞也。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

帝命其門曰堯母門。昔堯母生堯年七歲體壯大多知

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專使黃門

曰黃畫睡下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也。通鑑曰周公

南面負成以朝諸侯。陳曰武帝處置後事優游暇豫非

人所及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據明帝執

司馬執手批以俊事又指齊王芳以示之唐太宗命高宗

以召李世勳而用之皆是宵中放不眠是以如此武帝只

於平時見破霍光今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泰

然無事強留之際二三公拜受詔床下各无一言它日群

臣俯首聽命於顧命大臣不故一譴責鈞也。夫人賜死

人有議論者以武帝見之明也。譴責鈞也。夫人賜死

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去聲。母壯驕滿自恣也。明曰非

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姜是也。鈞也

夫人不聞其罪而預防婦亂而殺之遺矣。漢武為知子遠

右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者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

孝昭皇帝 堯母 霍公至周 明事帝後 鈞帝後

善未盡

蘇武

雁論 雁為 雁為 雁為

武於

且三子帝第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平黨與字伏誅。下文

○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極野胤去。上

也。○摘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

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

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奴說。○謬也言武已死漢使知之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句。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

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

鬚髮盡白拜為典屬。○下國。官主畜吏屬國。○胡曰卜式

同鬚髮盡白拜為典屬。○下國。官主畜吏屬國。○胡曰卜式

公雋不疑乃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

也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也

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

仁人也豈在下雋之比乎光執國大權或序在位宜加獎

賞以勸其臣說不亞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

祿與屬國之命謂武曉習查戎事實則實矣不絕於玩乎

上外祭以官
制祖

言上燕
光書

不書燕上
下談王知

善官珠
發上

明善
至即

厥後招致燕請亦不虛得矣○左將軍上官桀上官姓子安為霍光婚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右之裨父乃不若也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在武昌盜入長上公主即姊為去所愛丁外人丁姓也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且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曰通謀詠令人為且上書言光出都肄即羽林道上稱肄也孟康曰都肄也肄習也總關計習武備衛之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擅調夫益莫關視軍士而於道上潛用天子警蹕之制也言光自府校尉其與幕通幕府者帥府也武帝嘗令衛青伐匈奴擅調選增益幕專權白怨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下公卿講議其事後故此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畫室不入上問大將

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之廣明都即屬耳廣明師古曰亭也言光性廣明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如以光調益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官掌出納王命敷奏五機左右皆驚而上赴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不廷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李德裕曰人君明明以照友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桀等謀令長公也周成王有愆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曰安又謀誅自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也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殺四年傳介子使去西

發傳介

或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闕以其為誅匈奴反間

周也○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改元始

十三年而此云十四年者蓋帝即位二年方始改元則在位實十有四年後多劫此改元者三曰始

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繼明王

賀哀王體傳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

太后賀淫戲無度光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

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以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長太子

據納史良娣弟○漢書注良娣女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此三等生史皇孫進

故母姓進生病已數月遭平蠱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去令去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

平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也尚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

霍光

長安天子

石泰

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林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

姦和吏治法得失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太守自起立句上

林有疆小也樹復起蚕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也言樹已

仆而再立此蓋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光等奏病已躬節

儉慈仁愛久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

始親政○地節三年路溫舒上封書言秦有十失差文季

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賣治獄之吏四也正言者罪

之罪謗五也過過者謂之妖言六也先王法服不用於世

日也忠良切言若轉於背八也譽觀之也其一尚存治

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久雖非真獄且刻木

為吏期不對雖非真吏且此悲痛之辭願省上生法制寬刑

罰則太平可與上為去置廷尉平刑掌平獄刑號為平矣

○膠東王曾景帝相去王成勞來去朱日勞者勞之來者

路溫舒

置廷

族霍

曲突

福徐

乘於禍

勃便治

來不急治去有異績賜爵關內侯賜爵者但賜其爵而○

魏相魏姓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四年霍氏謀反伏

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下並

同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上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為去

徐生上書曰客有過戈主人見其竈直突突同竈肉也直

旁有積薪謂主人更庚為曲突其突曲則速徙其薪主人

不應俄頃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

人人謂主人曰卿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

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焦同傷頭爛額為牛

客和上乃賜福帛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駿乘去

後張安世代死參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

之禍萌於駿乘○北海郡屬山東太守朱邑以治行去第

一入為太司農九卿之一主渤海郡屬山東太守龔遂入

為水衡都尉官掌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龔遂為太守召見

現問何以治平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

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嬰兒喻盜弄兵於潢潢水

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

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

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專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

昔遣還移書罷捕捕盜賊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器

乃為盜遂單車日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

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日犢曰何為去帶牛佩犢勞

去去來去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元

十毫
曰好厚四聲曰榮
紫者十未也事令
二厘半

趙廣漢
為鉤距

尹翁歸
為右扶風

康元年殺京兆尹京兆三輔之一今安西趙廣漢初廣漢

為潁川郡屬河南太守潁川俗今許州豪傑相明黨廣漢為鉤

項同師古曰若今盛鑽藏瓶為小孔受吏民投書使

相告許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汝中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

者其聚解也由是入為京兆尹充善為鉤距晉灼曰鉤發

鉤得其隱伏之情而以其情聞里銖銖兩十銖為銖二

之姦皆知句發姦擿剔伏如神邪推究隱伏如有神見京

兆政清長張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人上計

書言廣漢以私怨論夫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闕號豪泣者

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

追思歌之○以尹翁歸為右扶風三輔之一今鳳翁歸初

為東海太守過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也許寄

子之稱邑子者同邑之子也定國語終日竟不敢見不

東海人故欲以邑子為翁歸託也語終日竟不敢見不

翁歸也曰此賢將漢制入守掌無汝不任事也又不可

干以私言邑子之托不足為翁歸任又不可以治郡高

第遂入治翁歸竟以東海治第常為三輔最扶風治效常

之最○通鑑二年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案

注上功曰家書今其肅末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

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去敵加於已不得

已以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讀不忍憤怒

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

者破恃圖家之大矜憐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匈奴未看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

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

魏相
奴滅相

二十二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亦草芥之忿於遠夷殆也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庸固在今而在蕭牆之內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焉是以謂之蕭牆也上從相言此一節日本意在蓋寬饒恭事誤在尹翁歸為石扶風下先寒差時誤在此下○三年太子太傅疏疎下同廣與兄子太子少傅受少傅官名局孤受名也上赴疏缺乞骸骨乞致任使骸骨歸葬於鄉土也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恭張帳東門外祖道古之行者必後行也供張者陳設也送者車數百兩兩亮○一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共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為去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扶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

表先

過而生怨○神元三非年先與諸巷畔上使問

趙充

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

金城

復問將軍度堂入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遠度願至金城郡屬鞏昌圖上上聲下方略乃詣金城上由

留田

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資阻之在在條

事十二

不出兵條約也謂約束留田便宜十二事大畧一言屯田

蓋寬

議初是六計者什三凡與十通什三者上中有三後中什

校尉

五最後什八魏相在保也其計可必用上從之○年司隸

北河

校尉官掌總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馬翊京蓋寬

東弘

校尉北河東弘農七郡之政故曰司隸校尉蓋寬

農七

校尉郡之政故曰司隸校尉蓋寬

郡之

校尉政故曰司隸校尉蓋寬

政故

校尉曰司隸校尉蓋寬

曰司

隸校尉蓋寬

隸校

尉蓋寬

尉蓋

寬

寬

奏

奏

寬

寬

奏

奏

寬

魏相
便宜
行

封事言事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剄○三年丞相魏相
薨故事也上吐書者皆為一封一機署請其曰副
句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上同不奏自
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去觀漢故
事句及便宜讀章奏數條句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
貢諷是錯董仲舒等所言見上請施行之取掾史臺省吏
案事郡國句分案及休告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
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句上相輒奏言之與
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吉
上同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疾息也
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
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也故喘

丙吉
知大
體

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天體○五鳳
元年殺左馮翊之○三輔之一西韓延壽延壽為吏好古
教化由潁川大守入為馮翊民有兄弟相訟延壽問閤入
思過有幸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訟者各悔不復爭
郡中翕然也然相敕屬勉力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民吏
推吹其至誠不忍欺給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見
○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
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張吏官主佐郡即郡丞也許
丞老病督錄官主糾察郡吏即郡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讀廉吏句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亦下長吏送
敵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
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誅道

忍不

通○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

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吏官主佐郡即郡丞也許丞老病督錄官主糾察郡吏即郡白欲逐之霸曰許丞讀廉吏句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亦下長吏送敵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誅道

耿壽昌
常求
倉
殺光
錄勳
揚

夫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平聲下民及為相功名捐於治郡時○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去聲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糶苗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挑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殺前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官掖即光祿卿也此帝改曰光祿勳楊惲惲廉索無私人上吐書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夫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伏曰見前臘案曆書云冬烹羊烹魚夫酒自勞夫酒後耳熱仰天拊夫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於廢切不治種一頃傾豆落而為糞其也豆人生行樂洛耳須富貴何時溢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案得所與會

之雜

論韓
蓋楊
死之
政之

張
五日
京北

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腰斬司馬溫公曰以丙吉為丞相干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揚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賢能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甘露元年公卿奏京兆尹張敞上惲之黨友不宜處并位上惜敞材寢其奏不奉敞使掾絮如女乎又音舜有所案驗謂敞有章劾敞聞舜辭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三五日當免敞聞舜語即以繫獄竟致其死後為去舜家所告敞上去書從關下亡命也歲餘京師抱鼓數朔警上恩敞能復召用之○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夫姑以年老妨也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車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

于治公
德有陰

于定
民不
呼不
邪不
朝來

臣圖
閣
麟於

宇祭孝婦家嶺也釋名家腫也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
評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與者子定國以地
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匈
奴亂五單于層者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爭立呼韓邪耶
單于上赴書願款呼也塞○臣甘露三年來朝
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臣甘露三年來朝
遠人跡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
詩曰自彼氏羌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
我則有辭讓号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以不臣○上
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已○上
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安
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城在侯姓霍氏其次
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禮賀蕭

為所
治精

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帝在位改元
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六年
即位二崩葬杜陵在帝興於閭閻閭門知民事之艱難
厲精為治樞機樞戶樞機治之要也○周審品式品式備具拜刺
次史守○相○去○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
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
理政輒以玺從書○御印曰玺○勉廣增秩○賜金公卿
秩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信賞必罰
必審也信而後綜○核○各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賞審而後爵○綜○核○各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治○匈奴衰亂推○亡○固
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替○首○稱○藩○功○光○祖宗

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作謙齊德商宗周宣矣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

孝元皇帝名與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

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輶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

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入取

亂視也一說曰於各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

家者太子也司馬溫公曰王霸不與道昔三代之隆禮樂

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違以尊王室者則謂之

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

誅亂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

之治者由入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世也夫

儒者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以為治也獨不可求

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

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闡於治

棘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

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宣帝少去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

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宣帝少去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

以霍氏毒死宣帝本始三年許后當娠病霍光妻顯之女

故弗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王莽

於此○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公族劉更生庚生獄皆

免為庶人時史高宣帝母黨以外屬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

之二人帝師傅數朔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左碑

顧問應對以有事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諍

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官掌中書弘

恭僕射夜亦日射石顯自宣帝時又典樞機及帝即位多

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

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惠習事能探得人主微

指也意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去傷人與高表裏在外為表在內為裏望

漢家
自有
制度

論王
道無

儒者
君子
有小人

四人
同心
諍議

通鑿
及字

望之
中書
官

不省
廷尉
送獄

日終
下終
字有本

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法中書
政本國家樞機中書都堂乃庶政之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
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不近刑人之義不在君側人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
朋黨相稱善數謂恭顯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
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下省以召
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
非但廷尉問邪令評出視事親視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
後上復徵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
側目酌酌知望之素高節不謂謂曰辭厚建白望之不悔
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不坐句非願也願望之
於獄塞色其怏怏去心則聖朝無以施試恩厚上曰太傅

○執全名恭顯法九
掌徵循宗師師古
曰金吾也主解
不詳天子出行
主大司馬以即宗正
此為之象亦因以名官

望之
自望
論元
帝難

歸
歸

京房
李躬

石
日威
權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
無所憂過猶罪也謂具坐以薄罪召令謁者召望之因急
發執金吾軍備官各手繫也常執金華以禦非常一說
騎馳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
顯之謂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恭顯之欺
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計也
孝元則不然使顯得肆其邪心而大臣安所懲乎
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五年匈奴致質支單于殺漢使
者西走美康居在西域○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
歸庭來朝也○建昭二年殺魏郡大司馬今太守京房
學易亦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
即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現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
徵下獄棄市詳見○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羊策羊

陳矯制湯
千支斬單

帝徒優游
不游

伏史
蕭諫丹

少去府館作監也。五鹿充宗，五鹿名結，為黨支諸附倚。

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何累累若若邪？』

○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護西城，其延壽襲擊，到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

春傳，去首至京，懸臠藁，街十日。○漢景帝時，為太子，有甲

示。○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娶漢以後宮王嬙。嬙

字昭君，賜之。○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

昭竟寧，帝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優

游不斷。○漢景帝時，為太子，有甲

游不斷。○漢景帝時，為太子，有甲

游不斷。○漢景帝時，為太子，有甲

游不斷。○漢景帝時，為太子，有甲

尊王氏為皇太后，以元帳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

常書事。○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道死。○封舅

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譚也，商也，立

也，皆王太后兄弟。黃霧四塞，不侯。今王氏皆以无功為侯。

故天為。○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

卒，王音繼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鴻嘉四年，王譚卒。

王商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莽為新都侯。

○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也。合德為婕妤，余。○女官

言捷幸也。○二年，王音卒，王商弟為大司馬。○故南昌

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

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同建始以來，日食

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陰盛

王鳳王莽之子

王鳳之子也

王鳳之子也

石顯

黃霧

王莽

王音

王商

陽微金鐵為六飛漢書云河平二年沛縣此何景也書上

不報其○四年王商卒王根為大司馬案通鑑事

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傳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

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至禹第辟除也左右親

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法歸王氏所怨謂上曰

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

遠難見故聖人罕以也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

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

人宜無與母信用上雅也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

扶風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監掌御器物斬馬劍斷

上端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

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信張
不疑
王氏

折雲
朱雲

攀殿檻也檻折云呼去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同

之上意乃解及當治評檻上曰勿易因而輯合同謂補之

以旌直臣○綏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為大司馬○二

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朔鴻嘉

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于酒色政在外

家張禹薛宣翟方進為相漢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

孝哀皇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傅氏

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明用事

罷大司馬莽就第歸私○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歷中

衰當更更同受天命宜急改元易亦號乃改元太初更號

丁傳
夏賀
良言
改元
易號

王莽
大司馬

帝幸

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帝幸董賢通鑑云出則參乘入則左右元壽元年以賢為太司馬二年

帝崩賢自殺○帝在位七年即位二年改元改元者二曰建平元

壽太皇太后元帝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神山

王即位是為孝平皇帝

太皇臨朝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看中山孝王與之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

已紀以聽各總已或元始元年莽為安漢公○四年聘恭

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莽號宰衡通鑑曰采伊尹周公稱號位諸侯王上

五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禍謂

倭成風上下同聲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與馬

服也則也朱戶也納陛也虎黃也弓矢也鐵鉞也○喉

九錫

安莽漢王

子詔太子

攝居

新國子真莽

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六年即位二年改元改元者

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四世孫曰玄孫東平王曾孫也為皇

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帝位也贊曰假皇帝臣

謂之攝皇帝

攝居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崇起兵討莽

不克死○二年東郡屬山東今東昌府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

也起兵討莽不克死○初始元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

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通鑑嬰為皇太子

元者二曰居攝王莽者王曼萬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

人王鳳王曼王音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

五侯子向乘時後廢以輿馬聲色女聲樂依游相高莽折古

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叔伯

虛隆

子廢

公安

功絲

父日詰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

也合也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五年而武

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始建國元年廢孺子嬰為

定安公後世權臣擅命降誦人主實自莽始○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

當在五年節○天鳳四年荆州即湖北盜起新市江夏人王

匡為之帥將也○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截於綠林山中

陽當○五年莽大夫楊雄死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者也雄字

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二世帝成帝不從

官及莽篡以耆老久次不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易法言

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教書天祿閣在安西漢藏上使者

來欲取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琅琊樊

崇東海刀子節等兵起○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通

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新市平

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為皇帝玄春陵戴侯買

之後與續秀同高祖四在租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同始

將軍諸將貪其懦性也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以手

割摩也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太赦改元更始都于宛下

同○更始元年即莽地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成紀屬

州隗囂兵起○公孫述起兵成都府屬四川○更始遣

將破武關柝屬南陽人鄧曄起兵迎入長安衆兵誅

莽傳並同下首請更始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謀都

兵起

公孫

起

起

起

皇玄起及劉

謀都兵起公孫起起起

更天
田日下各

立均
市錢司五

更作
室貨

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倉刀其文曰錯刀直五千契
 刀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等其
 既纂位以劉字卯金刀也如籀文劉字从刀禁剛卯金刀眼正
 月知日作長三寸廣一寸或王或金或挑著華囊佩之銘其一面六佩以辟邪之利不得行罷錯
 刀契刀五銖錢此帝所鑄蓋一等更冬天下田曰王由不
 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二井分餘田予同九族高祖
 祖父已子孫曾孫玄孫二鄉里五百家為鄉故無田者
 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均云云立五均司市錢府官有五
 坐蹄司市者常以四時仲且定物價各為其市平之民賣
 物貨不佳者均官考驗其價之貴賤使其得平錢府者民
 有之絕欲除貨者錢府與令去民各以所業為貢農以糞
 之每月百錢官取三錢令去民各以所業為貢農以糞
 什器商以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龜介與之長貝亦
 貫物之類如車梁肉如料米古者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釜蹄云錢貨
 貨貝而室如車梁肉如料米古者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釜蹄云錢貨

改貨
布貨

四
方
思
漢
斗
錢
歲

節
美
節
美

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并銀貨中百姓潰亂寶
 又有黃金一品則為六名而有二十八品矣百姓潰亂寶
 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朝更變不信盜鑄即私及私
 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
 道後又改貨布貨泉布泉皆錢也以其布於民間故每一
 易錢民又大陷蚡也犯鑄錢法極車鑄頌傳謂長安者以
 十萬數聲上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驚同通
 聲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皇身人相食遠近兵起莽
 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李奇曰以其威勢雄故曰威
 斗欲以厭葉勝殺兵出入使入負之以行句至漢兵入宮
 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
 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節分其軀而切之也之自莫
 至亡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莽傳首至

更始 洛陽 遷都 長安 赤眉 殺更始 論成 漢之 殊

死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元年遷都長安○赤眉
攻長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而後平項赤眉句為聲所
殺自立至正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
為世祖光武皇帝司馬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
年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惟
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吾項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
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
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新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比不絕如綫然而卒
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
天下家給人足幾置刑後世皆知其稱慕莫能及之夫
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
孝武喜濶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
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
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
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
尤之罪矣孝宣總覈各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
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狼懷不明變華盈朝陵夷至于孝平

以知神嗣位王莽曰之遂移漢林莽特其詐願煩民玩其
罪盈怨積天下叛之更始雖漢宗室以儒而立考其即位
立朝群臣羞懼刮席殊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趙主日衰
飲燕群臣欲見言事無辭而不視朝是以既得之矣又失
矣之

立齋先生隱題解註釋文十八史夏卷之二

